

■ 礼仪齐鲁

“海丰吴氏”家族作为文化望族能够发展、繁衍数百年而历久不衰，与该家族在长期发展中积淀、形成的家风密不可分。其家风重视道德修身，强调文化传承，恪守封建人伦，这在《吴之勳绿端石碑刻》中也得到了体现。

吴之勳：绿端石碑刻承家风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蒋惠庆 张海鹰

在无棣县文物收藏爱好者张先生家中，保存着一通碑刻——《吴之勳绿端石碑刻》。此碑刻为无棣县“海丰吴氏”第十五世吴之勳手书石刻，是无棣吴宅的重要文物之一。

思过迁善 积德修身

《吴之勳绿端石碑刻》长37.2厘米，宽29.7厘米，厚3厘米，共刻有682字。碑体为名贵的绿端石，石色青绿，质地幼滑、细腻、滋润，轻击有金属声。碑刻为横碑，分上下两部分，每部分6页，每页竖线打格5行。碑刻内容为《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经文及为书者心得、体悟及其告诫。碑文为楷书，虽守馆阁之矩但不僵持，笔画灵巧，气韵畅通，堪称清代楷法之妙品。

吴之勳在194字的体会中说，《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是关帝降笔的训示之语，是让世人醒悟，思过迁善，积德修身。与《感应篇》相比，《阴鹭文》佛教色彩比较浓厚，而《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儒教色彩比较强烈。他劝人要为善去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为宝贵的是忠孝节义等美德，如此才能无愧地做一个人，可以活在天地之间。如果不竭心尽力于忠孝节义等事情，庸庸碌碌地过一生，这无疑是身虽活着，而心已死亡，就叫苟活偷生，毫无意义。总之，“行善福报，作恶祸临”，行善就可得到幸福，行恶就会遭受灾祸。

据推测，这通碑刻应为吴之勳于道光二年（1822年）蒙恩原品归无棣休致，至道光八年（1828年）年吴之勳病故无棣这段时间书刻。

吴之勳为什么要书刻《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呢？这就不得不提一提以“一方望族”著称齐鲁的“海丰吴氏”家族了。

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海丰吴氏”始祖吴士安携妻张氏，带子吴高治，从直隶省永平府迁安县（今河北省迁安市）南门里千里迢迢来到山东省济南府海丰县（今滨州市无棣县）东南关村，以文教兴家，以科举入仕，自清顺治至宣统，历十朝，计260余年间，“海丰吴氏”出了一品官6人、二品官9人、三品官2人、四品官5人、五品官18人、六品以下62人，以及翰林3名，进士9名，被称为“贤官世家”“进士门第”“儒林翰院”。

“海丰吴氏”家族作为文化望族能够发展、繁衍数百年而历久不衰，这与该家族在长期发展中积淀、形成的家风密不可分。其家风可以概括为三点：即淳风厚德，直谅恬素；崇儒重文，耕读而仕；忠贞孝友，礼仪传家。“海丰吴氏”家族的家风重视道德修身，强调文化传承，恪守封建人伦，这在《吴之勳绿端石碑刻》中也得到了体现。《吴之勳绿端石碑刻》，为研究无棣吴氏家族文化及“明清山东仕宦六大家族与家族文化”提供了重要证据。

■ 考古探秘

这里距今2500年，有秦末群雄逐鹿的古战场遗迹，有千年古寺湖陵寺，有神秘的鸡鸣台传说，有历代英雄豪杰的传奇故事，还有众多文人雅士游湖陵城留下的优美诗篇。

湖陵城：一个陆沉于地下的战国古城

□ 王洪军

建于战国时期的湖陵古城，历来是考古史上的一个谜。去年冬天，在大沙河疏浚工地，出土了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物，并挖出了城墙一角。至此，一个深埋于地下，具有2500年历史的辉煌古城，初步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位于微山县张楼镇程子庙村（今湖陵村）的战国古城。

2500年前的古城遗址

走访湖陵村，几乎无人能说明白湖陵城、湖陵县、湖陵寺的历史。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走访了痴迷湖陵文化、长期研究湖陵古城的专家，参观了湖陵古城遗址出土的历史文物，初步揭开了湖陵古城的“庐山真面目”。

史志、典籍对湖陵城多有记载。《中国古代地名大辞典》中写有“湖陵县，春秋宋湖陵邑”。《汉书·地理志》记载：“湖陵属山阳郡”。《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湖陵即湖陆，章帝更名。”《三国疆域志》记载：“湖陵之名，始于秦，汉代因之；王莽改为湖陆，而东汉兴，仍复旧名。”资料显示，自战国宋湖陵邑到隋朝入沛县止，其间近千年，湖陵均作为县级地方行政区划而存在。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水患造成古城坍塌，清咸丰四年，黄河决堤，湖陵地区受淹，至此，湖陵城彻底湮没于地下。

根据微山县、沛县、滕县、鱼台县四地县志所记载的资料和图经分析，古泗水河道是从古城中中间穿过的。依地势分析，湖陵城是隔河相对的两座城池。以河为界，北侧的为后城（子），南侧的为前城（子）。前城位于泗水故道南岸，属江苏省沛县龙固镇管辖。经勘探确认，城址平面近方形，实测城垣周长4140米，面积约104万平方米。现南城整个城址均陆沉于地面及水下，除河滩或沟渠两侧可见少许基石和砖瓦残片，地表基本无迹可循。北城位于泗水故道北岸，微山县张楼镇湖陵村西北区域。上世纪七十年代，北城墙及东城墙一带仍高出地表1米左右，湖陵村村中间向北小路现仍称为“城墙路”。勘探测村城垣周长3345米，面积73万平方米。现在，湖陵城遗址主要有：可溯秦汉的鸡鸣台遗址，隋朝始建今又重建的湖陵古寺，连接黄河、淮河两大水系，我国唯一的南北走向的泗水故道。

有关部门对湖陵城遗址进行局部发掘，出土了城墙砖、瓦当、栏板砖、板瓦、筒瓦、陶罐、陶碗、青铜镜、铁铤、铁犁头等文物。城墙砖中部阴线刻

风雨同舟 修堤济民

吴之勳（1754年—1828年）是“海丰吴氏”第十五世孙，字翊臣，号淦崖，官至江苏巡抚加二级，诰授光禄大夫吴坛之子，吏部侍郎加尚书衔，诰授荣禄大夫吴绍诗之孙。

吴之勳为官四十余载，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河北省的武邑、东安、昌黎、清苑等县任知县。在生前，吴之勳二十年如一日，遵循“君子得舆，民所载也”的民本思想，抓农业、兴水利，办学校，时时刻刻关注民生。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夏，位于华北平原的直隶武邑（今河北省武邑县）全境洪水泛滥，道路被毁，桥梁中断，农田被淹，民房倒塌，五百多个村的十余万百姓无家可归。

时任武邑知县的吴之勳携吏胥仆从4人，一连十几天，整日跋涉在泥沼中，遇大水则乘小舟，无舟则制作木筏，跑遍了辖区内的500多个村庄，细查灾情，抚慰灾民，常常是风餐露宿，却毫无倦怠，沿着境内的滏阳河、索鲁河、清凉江等百里河道进行巡查。每到一处，他时刻关注汛情和水位涨落情况，组织百姓及时排除险情。

当时，直隶巡抚仅拨付给武邑灾银300两、粮300石，还责令吴之勳酌情减少受灾户数和人口。吴之勳虽据实力争却最终未果。为了百姓生计，他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购买了600石米粮，在重灾区设置粥棚，让吃不上饭的灾民不至于因饥饿致死。

吴之勳的精神感动了当地的乡绅商贾和大户人家，他们争相捐米1000余石，保证了全县灾民没有一个人饿死。次年二月，吴之勳调离武邑任职东安时，武邑全县父老乡亲们不约而同地齐聚武邑县衙门前，哭声一片，感天动地。他与灾民风雨同舟抗洪抢险、重建家园的事迹，也被传为千古佳话。

嘉庆五年（1800年）夏，吴之勳任天津河防同知时，正逢京津地区连日暴雨，北京昆明湖决口，淹没了周围十几个州县，天津南运河决口，大堤外的村庄倏忽不见了踪影，大批难民蜂拥进城，露宿街头避难。

吴之勳心急如焚，忙命仆役购置芦席，让百姓遮体。此时城西南水深已达两丈，大浪急，天津唯一的一条芥园堤也多次发生险情。吴之勳组织数百名民众奋力堵塞，在堤岸增土石10多万石。又连日暴雨，上游洪水下泻，水没了大堤，万民恐慌，一些衙役兵弁也欲逃生。吴之勳立在堤上，凛然不动，沉着地指挥民众继续抢险，使人们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继续抢运土石，誓与大堤共存亡。连续苦战三昼夜，大水始退。连续30多天，吴之勳奋战在大堤上，指挥若定，与民同甘共苦，令天津民众百咏千唱。

吴之勳又到青县、静海督修堤坝数十处。直到10月，各地修堵之事才告完竣。是年大计，吴之



▲吴之勳画像

勳以“卓异”之绩擢升署理保定府。嘉庆八年（1803年），吴之勳又以“卓异”被保举为黄州知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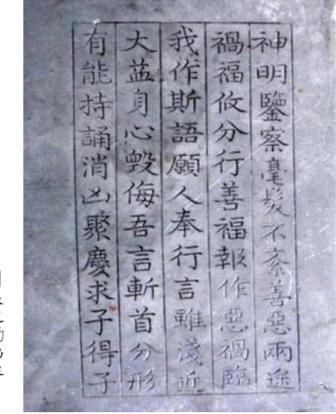
在黄州，吴之勳设立了重大情况报告制；在一些江塘要处设置救生船，确保沿江区域民众安全；加派巡查的警力，严厉处置奸佞之徒；裁减衙门冗员，推行廉洁办公；增建书院，聘请名师任教。几年间，黄州境内气象更新，胥吏办事有章，举学兴盛，考取功名的人越来越多。吴之勳还带头捐俸，带头筹集款项，修砌了城墙，修整了一些废败的庙宇、佛堂，并根据百姓意见，召集民工修砌了一条直通江岸的堤路，路两边尽栽杨柳，成为当地的盛景，人称“吴公堤”。吴之勳在黄州任职16年，再任武昌知府，诰授中宪大夫。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吴之勳抵襄阳，出职安襄郢荆兵备道。他督领各州府修建堤坝，修葺学堂，整顿盐道，政绩显赫，民众拥戴。道光二年（1822年）正月，吴之勳奉旨入朝觐见。5月，蒙恩原品休致，归里以养。后，吴之勳以嫡孙吴式芬官，晋赠光禄大夫，内閣学士兼礼部侍郎。

孤孙随行 大器晚成

早在嘉庆五年（1796年）10月，吴之勳在昌黎任时，其独子吴衍曾（以子吴世芬官，诰赠光禄大夫，二品官）咯血身亡，吴之勳非常悲痛，将不满周岁的孤孙吴式芬带在身边，颠沛流离，随署就读，岁月大半消磨在舟车车轱之间。由于吴之勳任职全国各地，居无定所，吴式芬学业时进时辍，多有缺失。道光十五年（1835年），40岁的吴式芬才“大器晚成”，春闹会试榜发中试第206名，殿试二甲第37名，朝考入选第28名。

吴式芬（1796年—1856年），字子芯，号诵孙，官至内閣学士兼礼部侍郎，浙江学政加三级，诰授光禄大夫，赏戴花翎，是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



▲绿端石碑刻

考古学家以及封泥的最早发现者和研究者。

他40岁时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此后，辗转江西、河南、直隶、贵州、陕西、浙江等地为官二十余载，忠君爱民，清正廉明，有“贤官”之称。鸦片战争爆发后，吴式芬临危受命，坐镇南安筹措粮草。他从容不迫，措置裕如，为清廷取得暂时的抗英斗争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大扬了国威。

咸丰五年（1855年）十一月，积劳成疾的吴式芬因病陈请开缺，得旨俞允。时因浙省劝捐米石，嗣以捐助京仓海运梗米，加三级并赏给祖母父母及本身妻室正一品封典。次年春买舟北归抵无棣，十月初八病逝故里。临终前，他告诫子孙：“我无所系恋，故此心常处于泰然，尔辈但读书守分，志存忠厚而已。”

自嘉庆十三年（1808年），13岁的吴式芬就读黄州时得父乙爵补本后，他就与金石结下了不解之缘。吴式芬一生著述颇多，有《金石汇目分编》《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双虞壶记八种》《海丰吴氏双虞壶印存》《〈寰宇访碑录〉校本》《昭代名人尺牍》《唐宋元明人摘句》《缀锦集》《陶嘉书屋诗赋》等等。其中，二十卷的《据古录》按照州县编制目录，共录自商周至元代金石文18128种；三卷九册的《据古录金文》共考释商周至元代有铭文的钟鼎彝器1329件。此两部金石学名著，对金石文著录之多和论释之精均超过前人，为清末以来的金石学家所推崇和引证。

吴式芬不但是著名的金石学家，还是封泥的最早发现者和研究者。他凭借对古代历史和古文字的深邃造诣，断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印范”的钤有印章的土块，就是秦汉魏晋时期的封泥，并对其进行收藏和考释，其与儿女亲家、翰林院编修陈介祺合撰的我国研究封泥最早的一部专著——《封泥考略》，对研究秦汉官制、地理以及秦汉篆刻艺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神秘的鸡鸣台

鸡鸣台是湖陵城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万历十三年滕县志》记载：“鸡鸣台，于湖陵城东北角。”据实地调查勘探，鸡鸣台遗址位于微山县张楼镇程子庙村（今湖陵村）东部，距后城（也叫北城）东城墙以东约300米，距现泗水古道约150米。鸡鸣台遗址现为“湖陵寺”，周围地势高亢，遗址呈方形，边长约150米，较周边高出约1—2米，现大部分被现代民居所覆盖，仅保存遗址中部寺庙约3000平方米范围。早在该区域发现多座西汉晚期汉画像石墓，可见该高台在西汉晚期就已废弃。

中国古代军事重镇

湖陵城是一座具有2500年历史的名城，它不仅是中华历史文化名城、宗教胜地，还是中国古代军事重镇。千百年来，这里曾经发生的大小战事数不胜数，上演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斗剧。

春秋时期，湖陵之地被郑国、鲁国、宋国、楚国反复争夺，频繁变更归属，直到战国，楚灭宋，并设置湖陵县，战事方休。

秦朝末年，湖陵城成为刘邦、项羽与秦军争夺的战略要地。《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十月，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三千人，攻胡（胡即今湖）陵，方与，还守丰。”此役是汉高祖刘邦举事后首战告捷的地方。明末清初名士阎尔梅于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游湖陵城》一诗中写道：“曾被汉史诵歌功，千载无人嗣沛公。记得湖陵方与战，山河疏处想英雄。”诗中记载的就是汉高祖刘邦率萧何、曹参、樊哙等攻打湖陵城的故事。

《史记·曹相国世家》对上述战事记载得较为详细：“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从。将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军，大破之。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郢西。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与。”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四月，项羽季父项梁带兵从下邳进击陈涉军和秦军，三方战于胡陵。《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梁渡淮，琇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下邳。……乃进兵击秦军。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章部军至栗，项梁使别将朱鸡石、徐楚君与战。徐楚君死，朱鸡石军败，亡走胡陵。项梁乃引兵入薛，诛鸡石。”这次战役以胡陵为中心展开，项梁虽歼灭了陈涉部秦嘉军，但秦将军章部骁勇善战，致使自己损失了两员大将。

史料中还记载，东汉四年元月，光武帝刘秀自将讨虜，七月丁丑，进幸胡陵。东汉山阳太守吕虞将兵守湖陵等处。《前秦录》记载，东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秦以毛盛为兖州刺史，戍湖陵。（自王莽将胡陵改为湖陆后，史志均称湖陆）太元十二年，北府遣戍湖陵。《晋书·五行志》记载，南北朝时期，宋武帝永初三年，（公元422年）

·相关链接·

吴之勳父祖辈为法律专家

□ 巨慧 海鹰 惠庆

无棣县“海丰吴氏”家族有仕录考稽者逾百人，而载入《清史稿》的仅有三人，他们就是吴之勳的祖父吴绍诗、父吴坛和伯父吴坦。吴绍诗父子何以被载入国史列传呢？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曾同朝做过巡抚、侍郎等位极人臣的高官，最主要的是他们均为清朝中期著名的法律专家，为纂修、考释《大清律例》劬躬以为纸，沥血以书辞。

吴绍诗首创《大清律例名例》两卷，为《大清律例》全书之纲领。吴绍诗（1699年—1776年），字二南，号蛟园，诸生，官至江西巡抚、吏部侍郎加尚书衔，位极一品，诰授荣禄大夫，谥恭定，谕祭葬。

吴绍诗在刑部期间，专心致志地学习、钻研法律，逐渐成为一名熟知法律条文、通晓量刑断案的法律专家，并精通刑名之学，特善奏议，许多重案和紧急章奏皆出自他之手。他在刑部累计任职近30年，先后任过刑部主事、郎中、侍郎、尚书等职。乾隆元年（1736年），朝廷开律例馆，纂修雍正三年（1725年）以后定律，吴绍诗以“精治律例”任《大清律例》纂修官，对原有律例进行逐条考证，重加编辑，于乾隆五年（1740年）完成，颁行天下。在修订《大清律例》过程中，吴绍诗首创《大清律例名例》两卷，为《大清律例》奠定了基本框架。吴绍诗为官忠君爱民，多有创举，特别是他在法律方面的造诣和杰出的法学才华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并成为其股肱大臣。

吴绍诗长子吴坦（1719年—1786年），字薇次，号树堂，举人，官至湖北巡抚，诰授资政大夫，祭葬。吴坦自幼勤奋好学，年少时跟随父亲吴绍诗宦游各地，习吏治，佐政事，其传记之文严谨有法，骈体之文则笔笔惊龙。乾隆元年（1736年），吴绍诗编纂《大清律例》时，年仅17岁的吴坦因精通刑名之学担任了《大清律例名例》的编校，才益练达。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吴绍诗擢升刑部侍郎。按清律，父子不能同部为官，乾隆帝特谕“坦本特调，命毋回避”。

一年后，吴绍诗调任吏部侍郎，吴绍诗次子吴坛继父任刑部侍郎，吴坦才为了回避胞弟调入吏部任文选司郎中，但他仍在其父手下做事，这在清代是很少见的现象，可见皇帝对这个法律世家的恩宠。吴坦五次升迁，每次升迁乾隆帝都要召见他，寄以厚望。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二月，吴坦歿于湖北巡抚任上。

吴坛（1724年—1780年），吴坦胞弟，字荣庭，进士，官至江苏巡抚加二级，诰授光禄大夫。吴坛年少弱冠即随任其父吴绍诗左右，日承庭训，帮助审理案牍，曾先后任刑部任职20余年，有着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朝廷在重修《大清律例》时，吴坛任纂修官，纂修纲目3卷，逐一厘定。同时，他精研法律，倾注毕生精力著《大清律例通考三十九卷》（《清史稿》）《大清律例通考》为清朝法制史“扛鼎”之作，对《大清律例》所作的考释，尤其是对“例”的考释，资料丰富，内容广博，考证精确，不仅对清朝法律制度的考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现在的司法实践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吴坛勤政爱民，断案公正无私，明察秋毫，审理过许多大案、奇案、冤案。其中，他奉旨在金坛查办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家产一案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八月，吴坛病逝于江苏巡抚衙衙。



东汉时期的双耳陶壶

“徐州刺史王仲德兵屯湖陆。”宋少帝景平元年三月，兖州刺史郑顺之戍湖陆。《沛县县志》记载：“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三月，徐遣宝以新亭功遣戍湖陆。”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湖陵在我国古代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封建王朝常以重兵驻守。

湖陵城之所以闻名遐迩，为中国古代军事重镇，这是由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湖陵古城地处徐、兖二州交接地带，旧漕河或说故泗水，也即元修京杭大运河（泗水合一）穿城而过，并在此设立湖陵站。湖陵城则是广阔而富庶的平原，东面是逶迤险要的泰沂山区。顺泗水向南，过彭城，入淮河，可达于海。逆流而北，经洗水，济水可达黄河。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这是我国唯一的南北水道的河道。湖陵城则是扼守这一南北黄金水道的重镇。作为兵家而言，这里可谓守有险，战有场，退有路。加之湖陵建设较早，新旧漕河作为天然屏障，城邑攻防设施完备。尤其是城东鸡鸣台，地势高，视野开阔，便于指挥和调动兵力。正因为如此，湖陵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看重，并派重兵戍守，也就不足为奇了。

两汉、三国以后，湖陵作为我国南北交通要道，军事重镇，大小战事不断。由于战略防御之需，修筑城墙，开挖护城河，完善防御设施，增驻军队，客观上推动了湖陵城的建设和发展。

距今2500年的湖陵古城，有秦末群雄逐鹿的古战场遗迹，有千年古寺湖陵寺，有神秘的鸡鸣台传说，有历代英雄豪杰的传奇故事，还有宋代以来众多文人雅士游湖陵城留下的优美诗篇。自战国时期设置湖陵县，到隋朝并入沛县，其间近千年，湖陵县作为中华古县，在历史上发挥了区域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作用，使不同时期的文化在这里层叠、积淀、交融，从而形成灿烂的古代文明。古城消逝，地名永存。湖陵村作为湖陵古城和湖陵县的见证，将永载史册。